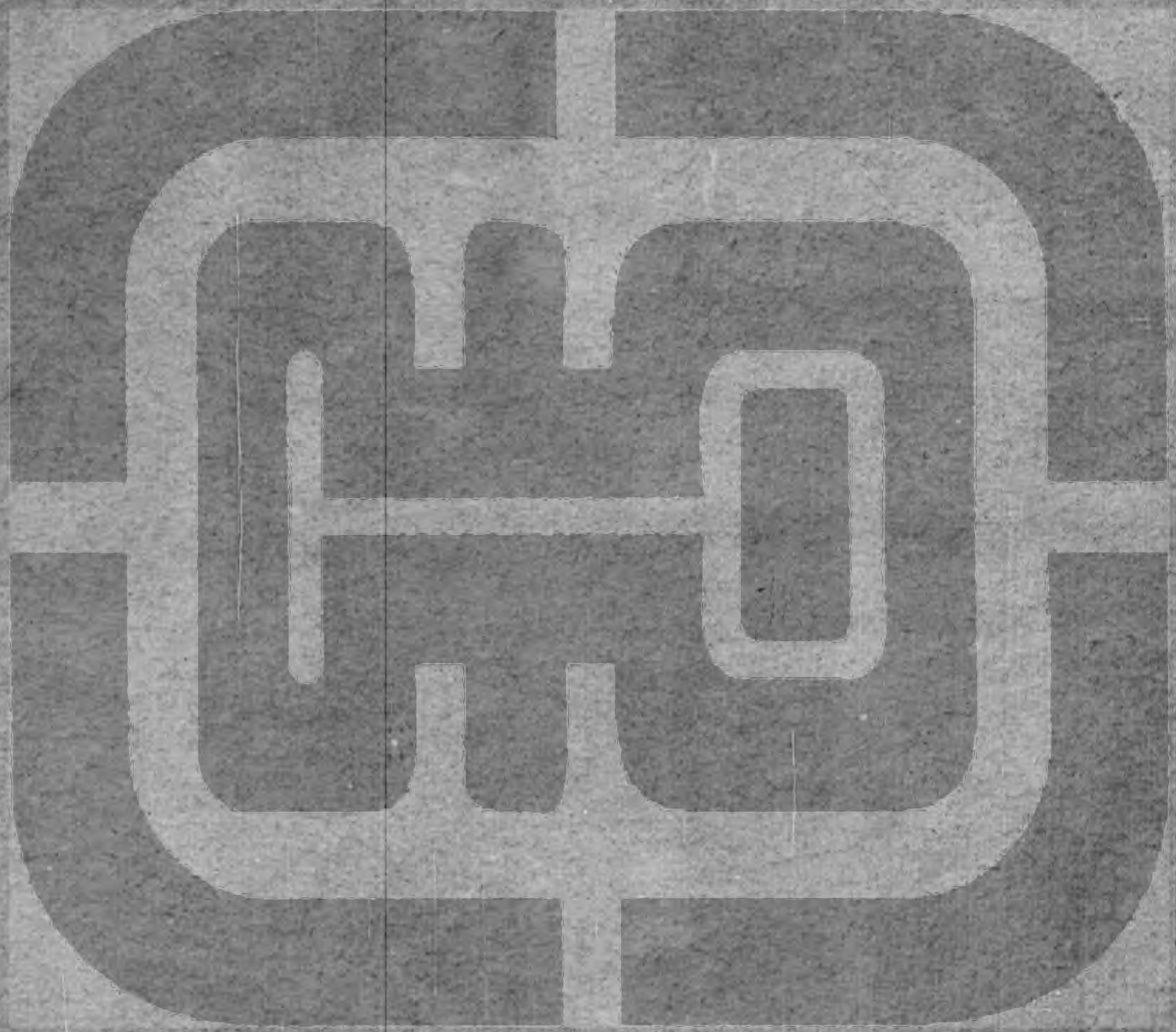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傳之禹如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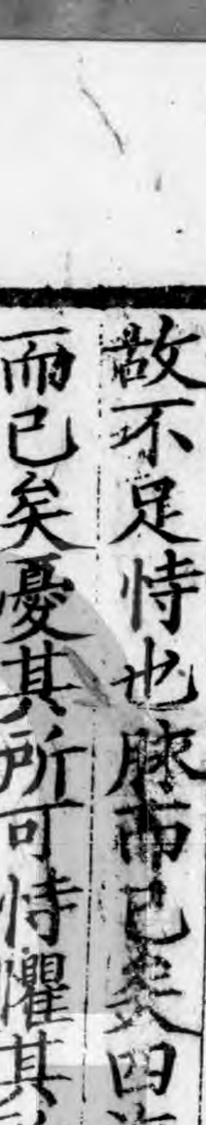
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之慮下或有民字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莫上或無人字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百年然後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哉氣下或有而字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者乃其所自爲耶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綱下方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有



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紀綱或作綱紀戛殼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作或作借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或作持。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悖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乎詹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方無獸字邪作也方云列子包犧女媧神農戛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戛殼紂魯桓楚穀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恆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或無人字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獲麟解一首

方云李本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此文以贈陸傪非元和間作也。今按陸傪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詞非必爲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貙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諱辯

俞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或無也字）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方無若字）俞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偏諱之者曰謂若禹嵗六兩立而與義之

類是也（區與丘同音烏區草名）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若字方作周公）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三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若曰昔皙吾友又曰楊裘而弟）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讀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方云董彥遠曰騏期以姓考之爲蒼又李涪爲杜操字伯喪度公誤用也然出此漢諱武帝名徹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

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其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其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方云頻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頻氏偶同未必用其詰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己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守法也言語或作立言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上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亦貴人不可勝勝周公孔子爲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魯參者耶

李翺平賦書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苟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並

爲政理人㠯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薄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流者卽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

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矣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九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間六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爲步古之小步今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爲古之方一畝也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爲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之田一畝爲古三畝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爲墅三爲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墅方三百步爲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三墅方三百步古之一畝今之三畝古之百畝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田方一里爲田五頃方一頃爲古之田十六畝爲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爲古之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爲古之一十六萬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爲古之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農夫

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爲閒井竈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十畝十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十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

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甽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萬九千四百頃也百里之家給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捊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洫丘墓鄉井廬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百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

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
大途畎遂溝澮各植墓鄉井屋廬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
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
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可
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
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弟征其田
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田焉鄉之外八千畝歲

十舍其一于公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石
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
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
公田與之而勸之耰耨以濱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
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
內于公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
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
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
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廢
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廢疾

者皆樂其生室室相隣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鬐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

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適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

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illegible]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詩蓑

弘者有之天下乖釁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有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上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

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
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
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
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
斥之矣久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
侯王之縱令其亂人咸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
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何誕而導之拜受而
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
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
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
家盡制郡邑遷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
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
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
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
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
一 忒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
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尋而放歸周者八百焉資
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
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

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若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按此篇問架宏闊辨論雄俊真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故曰封建非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而世儒乃有以柳宗元之論爲不可易者豈其然乎湘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是蕘舜禹共爲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爲不得已之勢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爲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當時侯伯必不能自有其國也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此更立制度乃反盡壞裂土修明五服之法一何其智之不及歟宗元又曰自天子至里胥其勢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絶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爲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而迎覲者揖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也豈覲者悉侯自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敷本水塞源外諸侯之比王室所謂枝葉流委耳論勢敗而不循其本源猶治心疾而歸於手足之辟民亦末矣宗元又曰秦之上天下有叛人而無叛吏陳吳刘項之起所向下城以數十計

無一爲秦死守者安謂之爲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考之孟子也一不朝則貶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是它可推矣烏在其不敢變也黜不制侯王過其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臨之此漢之失表盎固嘗言之文帝矣豈何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以爲三公王室有難詰佞或釋位以問王故至其衰也五伯雖大猶攘夷狄以尊天下之共主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講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得而易是聖人之於未幸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蔽于理之言也謂三代聖王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以封建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何不類之甚欤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安彼繼世者上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而聖明則諸侯不循法度不敢用非其人上固多賢也有鄉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秦言之試敢問堯舜三王之時豈盡不用而詩書識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秦之季如漢晉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卉之良佐悉沉於民伍雖大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疾民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人寺人勃鞮以異趙衰

晉文公問守原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
侯不宜謀及婦近以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慙
或衷之賢足以守國
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
先軫將中軍郤溱佐
竪其可以爲法乎且晉
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
保啓疆適其始政所以
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
其後景霊得以相衛
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
也然猶足當時階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
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
止趙盾之義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主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當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宜小夫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以爲餌可以已大

一三

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鄰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

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

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鄉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待焉

山東敦五穀本兵失他不能蕩而自若
者曰駟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
衛理冀其必波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
以并吞也蚩尤爲兵階自後帶王多居其地周秦
晉大帶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
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
以劃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
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
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
雖得蜀得閩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
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
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
以宋不得山東猶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
之山東主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
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
間君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
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鵰
裂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陝
波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撐東
西劉讓驅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頗番

武汾衣一肉不暖不皎不濯自再冗卅拔所持
羊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開不之
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去
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
晉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
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
山東有燕趙魏齊河南有齊秦梁徐陳
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
所實不輟一人以此逆使我力解勢弛熟
無可柰何階此置不可保信自斃
下不可保信自斃蜀亦叛吳亦叛其餘未叛
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
土地人戶財賦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
甲井閭阡陌倉廩府庫元氣初至今二十九年間
曰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
志搜選置捨果自治乎如不果
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
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
於山東最重魏在山東

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圍不可越趙以
帝取重於魏魏常操縱趙之命故魏在
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
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
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
幽薊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
歹粟少人不敵自戰便於戰故我常
以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
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
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爲俗豈
戰自十餘年尤三收趙食盡且下
誠干戈朽鈍鉞鈐貪弘混貸生育
政守爲浪戰最下策也又有戰論
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
謀方崑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
其不乎孚其俟變頓顛傾而後爲之計乎且天下
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皆城數百角奔爲敵伺吾
人隙頓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
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安恬逸以爲後
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識者曰偏彊之徒吾以
良將勁兵爲術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
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
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疲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
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
以法故是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各爲尊
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問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
擬來几杖扶之漬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
益衰殘心益大盡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
未及畔岸滿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
同日而祀梁蔡吳蜀蹯蹯而和之其餘混湏軒翥欻相
效者往往而是連溝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
大者誅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
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
於天下誠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

區區之右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然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牧之論可謂深達時務然自治必始於人主之身而牧一不之及獨以決令制度爲先且既不能自治矣又安能取魏乎故自治之外無復他策牧乃以猶有中策非也

○以上論事

右先漢以後儒者論說之辭皆平君著述問對

議論九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殽之間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專一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舉善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孟明者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

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
恭武王能遺其子孫謀以安
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秦伯以三良爲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 杜氏曰任好秦穆公名 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 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
然 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病瘁病 無善人之謂也 君子之
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

俗爲立聲 雅頌各有分制 衣服
教之法
戒 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 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
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弓之義 貢獻多少之法
訓典 訓典先王之書 教之防利 防惡利善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 也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

苕恃陋不備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苕圍渠丘渠丘城

惡殺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氏曰月六日莒人以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亞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旬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旬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蓬萩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人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渠丘公立於泄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脾陋在夷其執以我爲質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射死國乎杜氏曰爲明年莒潰傳

祁奚能舉善

襄三年祁奚請老杜氏曰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午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詔媚也偏屬也正義曰設令他人稱其讎則諂以求媚也舉其偏則情相可重也今祁奚之人見彼善左氏不諂不比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舉其人實善故舉其偏以求彼意故以詔爲媚媚愛也言舉半耦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亂子以偏師陷是偏爲耦屬之名也商書曰無偏

無黨至道蕩蕩（商書洪範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爲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之官也官位一也變文相辟耳）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

范宣子讓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杜氏曰爲將命軍帥以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伯游）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先知鞏伯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韓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偃士匄佐）

之（代荀偃）故使韓起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辭以趙武又使藥厷（厷以武代士匄故不聽更辭）命厷臣曰（厷亦如故）臣不如韓起願上趙武若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藥厷將下軍魏絳佐之（厷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鞅）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韓起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順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藥厷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不興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譏慝黜遠（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慝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亂）

駟顓殺鄧析

定九年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氏曰鄧析鄭大夫決訟政鄭所鑄舊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子然駟顓字）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

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筆）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其道而不用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鄭大叔為政所以衰弱）

邾黑肱來奔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
也（杜氏曰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是黑肱也）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回正心也）不爲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爲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在裏（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二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爲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謂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晦而（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按左氏論或左氏自爲君子者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言而爲之說也然周鄭交質是天子下聘諸侯上元天子名分大壞射王中肩之變胎於是矣不此之責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鄭伯入

詩以其地歸于我夫以諸侯而專征罪一也專滅國二也專以地與人罪三也不此之譏而曰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是非脖謬若是者不一獨此數條其論頗正且反復成章故取焉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五年初獻六羽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持羽而舞）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何氏曰僭濫也）下僭上之辭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爲列）八風法諸公六（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六律諸侯四（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相助也）天子之相

則何以三（據經但有祭公周公）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焉（陝音失冉反今弘農陝縣是）內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反諸正爲本故舉綱陳以所主者言之（司馬主兵司徒主）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僭諸公（始僭諸公昉於此）天子不可言也

隱公不書葬

隱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據公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何氏曰爲相公所弒）弒則何以不書葬（據相公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

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不但以不地（猶莊公薨于路寢）不忍言也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何氏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言及者何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交君上下大夫故國氏之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據叔仲惠伯不賢）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稱字見先君）其義形於色奈何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而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忽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公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桓公救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何氏曰據內城不月故問之城衛曷爲不言城衛據無遷文以言城故當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以上有狄入衛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獨書齊實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後齊師救邢諸侯城緣陵放此不悉錄

荀息不食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何氏據與孔父同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復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復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

信矣 獻公自知喪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 荀息對曰使死者
及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荀息終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 齊卓子來動已故荅之云爾 獻公死奚齊
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長謂重耳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 臣對曰
使死者及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里克知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背死鄉生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里克
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 里克弑卓子荀
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起時莫去敗與成荀息一受

毛伯來求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何氏曰据崩在八年即位
何以謂之未君也 据崩在八年即位踰年當即位 以不稱使 何氏曰据
踰年當即位 稱使 當喪未君也 時王新有三年喪 踰年矣
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各信恩於其下 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 不可曠年無君 故踰年
忍當也 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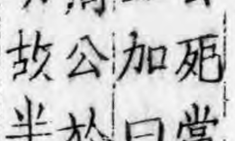
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何與據未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雖名爲三年猶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

始受命制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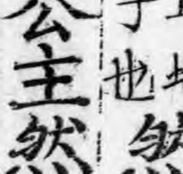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雨至于冬十有二月壬午猶雩世室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室閔公稱大廟

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周公也爲周公故語在下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若成王始受方



魯國周公之辭豐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土之廣狹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魯公之魯



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得供養爲主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廻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

○按此說可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牲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政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肴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肴為差羣臣不敢與君同也故以新也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以新也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下尊祖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據牲異也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豪豪者貴也故以貴言之周公盛故譏之言豎者重宗廟

晉納接菑不克納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何氏曰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大其弗克納也克勝也鄭以勝為惡此弗勝故為人何大乎其弗克納據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沛有餘貌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出外孫也子以其指指手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子以大國壓之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設齊復興不來納貜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貴者貴則貴矣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雖然貜且也長既而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之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大其弗克納也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引師而去之故君子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

貶曷爲貶（據趙數納晰不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與（據大其弗克納實與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楚人殺夏徵舒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何氏曰據下入陳稱子）貶曷爲貶（據微討有罪）不與外討也（譬天為齊討賊同文）實與（不言討其臣下不得與也）曷爲不與（據書）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雖亦不得與）曷爲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何止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何氏曰據向賢季子之會稱國）不見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荊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季子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中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君是迮而與季子國（迮起也急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爲君（迭遞也更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

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祭是也曰天苟有吳國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尚速有悔於予身尚猶勢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故爲君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者繫者以季子之心慈以已之是揭兄之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非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不爲謀國者僚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已得國無所讓闔廬曰先君之所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闔廬謂之使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謂公子鮒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終身不入吳國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故大夫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三事與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才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

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許世子止弒其君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不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而死曷為加弒焉爾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徐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進藥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令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繼父後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是也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范氏曰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隱竟不取爲魯君也公君也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其惡桓何

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相惡矣相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以桐也據善無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中宇古今所共用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相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側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爲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三小道也君子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鄭伯克段

私以國讓是忘君父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范氏曰段有衆心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鄭伯克段之者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段力彊盛唯國君能殺之段鄭伯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弟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賤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謂目君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弟殺也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於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

於涇其母懷中亦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

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

武氏子來求賻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范氏曰天王使不正者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在殯

也其不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

未即位故曰無君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求之者非正也喪事急求

築王姬之館于外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范氏曰單姓也伯字

之命乎天子者也

之使還其國為大夫故不名也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大夫

子就其國命之者不名天子遂如京師言如京師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寡君

名氏通也不言如何也據僖三十年公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范氏曰單姓也伯字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之使還其國為大夫故不名也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大夫

子就其國命之者不名天子遂如京師言如京師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寡君

名氏通也不言如何也據僖三十年公

固不可受也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相親見弒于齊若天子

命使為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為

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外城外也）築之爲禮也何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親迎服衰者重婚姻也公有相之喪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臧孫辰告糴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必爲私行也（爲內諱使不稱使）

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嘗請也孫辰告糴于齊嘗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注詳矣）豐年補敗（凶年謂之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范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爲襄王首戴地）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何尊

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子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放此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卫也堪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常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齊人滅項

僖十有十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冬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知政昏亂易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恤鄰國仰弼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絕其始則

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 **稱善有存三綴絕之功也** 邵曰存亡謂存邢衛繼絕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

躋僖公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范氏曰大事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者袷嘗袷也嘗秋祭 **袷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 袷祭者皆合祭諸廟于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昭穆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 **躋升也先親而後祖** 舊說僖公閔公兄也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臣子為君乎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為次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為君乎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為次文公不辭高宗殷之賢王猶以知其然君引之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辭高宗殷之賢王猶以致雖能之變然後率脩常禮文公顛倒祖考罔不足多恆矣親謂僖祖謂莊 **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 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閻弒吳子餘祭

襄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 閻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閻門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 范氏曰無耻不知臧否 **不狎敵不黷怨**

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然仇餘祭故弒之

楚子執慶封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沈氏曰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彊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此其例也）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鐘離（言時殺慶封自十其不言伐鐘離何也鐘離實不入吳）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慶封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軍人縶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聞其事）軍人縶慶封（縶拘執也）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人討也（稱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爲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縶然皆笑（縶拘執也然猶笑貌）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太史公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漢孝景

漢興襲秦之敝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剖符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誅錯爲名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受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按七國之事太史公斷以二言曰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蓋高帝封國之過制與孝景君臣處置之失皆見於二言中詞簡而義備非後世史筆之所可及也

論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

君至平賢人衆會時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太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鞫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之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貢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

名於秦有以也夫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天下者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物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顧

李斯以閭閻屬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為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喪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

彊諫振百姓之急恣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胔哉

韓信

吾知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
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
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不絕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
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
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
以諭大也

司馬相如

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以之顯韋昭曰易本出爲人事乃顯微妙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之德乃後及衆庶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所言

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詐謀爲畔逆仍父子再王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

說之矣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於百姓擅位行政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考之于天知已合天心者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尚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讀曰弑弑它皆類此也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師古曰言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爲諸侯至文公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也繆公德公之少子獻公繆公之子也繆公之子也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師古曰孝謂孝公也即惠王之子武王之子也昭謂昭襄王王之孫孝文王之子也後漢避明帝諱以莊爲嚴故漢書姓及謚本莊皆易爲嚴也它皆類此蠶食謂漸

吞威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弁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勵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戍謂陳勝吳廣也閭閻侵於戎狄應劭曰禮二十五家爲閭閻音詹門閭也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陳勝吳廣本起閭左之戍故惣言閭閻應說非也嚮應賫於謗議秦法誹謗者族今陳勝者族音嚮響響應者如響之應聲響應賫音亮

奮臂大呼天下莫不嚮應適戍之勢也非以萬乘之尊抗匹夫之威也鄉使陳勝吳廣生存而據彊秦之勢因六國之資以制其後雖未能盡通三王之道猶未失爲天下主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暴時也秦禁誹謗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是也是以漢興不改其制因而用之海內賴安天下人民咸樂其業而不易其俗是以漢興三尺之階縣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獎鑄金石者難爲功椎柝之人爲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應劭曰譜音補攻扑爲西楚霸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王高祖於蜀漢凡元年諸王畢封各就國始受命之元故以冠表焉張晏曰特天下未安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五年詔籍乃以年紀焉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

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州州有伯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師古曰大雅板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垣牆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爲之藩籬謂封建親賢賢褒表功德（師古曰大邦以爲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爲楨幹謂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宗不可使單獨單獨則孤弱無以相救壞則危亡此不可使壞也）所以親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翼輔（師古曰周公康叔邵公奭）衰則

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頹替也）至虖陽陁嘔河洛之間（應劭曰陁者狹也嘔者謳也）分爲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譏臺是也應劭曰竊鈇謂出至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應說非也）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譏臺是也應劭曰竊鈇謂出至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然天下謂之共王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赧愧見侵暴貶黜之名也）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

十二年周初三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爲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出兵也狙音若蛆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古訕字也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也秦以謚法少子而亡此之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治萬今至爲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王侯者九國十一年師古曰大行山名也在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漸漸于海爲齊趙師古曰大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卞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爲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文穎曰即今吳也高帝六年爲更名吳師古曰州吳同是一國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師古曰瀕水厓也又音賓廬衡二山名也波漢之陽亘九山嶷爲長沙鄭氏曰波音陂孟康曰亘貫也音古贈反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故音皮反又音彼義反又音九嶷山名有九峯在零陵營道嶷音疑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三垂也比音頻寐反諸北東南也天子自有三

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汝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中又往侯公主之邑師古曰侯公主之邑也而藩國大者夸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往有列侯食邑也橋枉過其正矣師古曰橋強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三任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遙荒越法大者瞯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瞯伺也孤立也橫音古曠反逆以害身喪國而藩國自新間能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南濟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師古曰謂趙河間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數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師古曰言燕代以北更置郡縣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弊矯枉過其所有餘利兵馬器械以故吏二千石治民長吏置郡都尉治盜賊內史中尉主徼循京師三輔治民中尉掌徼循京師也而關東郡各以其大小受制焉師古曰言關東郡各以其大小受制於內史中尉也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六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其邑以封子弟未行悉而藩國自新間能以來齊分

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師古曰言燕代以北更置郡縣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弊矯枉過其所有餘利兵馬器械以故吏二千石治民長吏置郡都尉治盜賊內史中尉主徼循京師三輔治民中尉掌徼循京師也而關東郡各以其大小受制焉師古曰言關東郡各以其大小受制於內史中尉也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曰大夫廷尉曰少卿宗正博士曰博士諸侯王曰王漢大夫諸侯王國者請官漢為置之律服虔曰律令也於諸侯為左官律不得使仕於王侯為左官

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夫予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遣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濮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張晏曰律鄭氏說卦諸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之義也皆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師古曰言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益疎遠矣生於帷牆之中不爲

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三異而本朝短世紹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以王莽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在謀

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符命漢諸侯王無大小咸被其災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靡有孑遺師古曰孑遺猶言單餘也孑音居列反靡音武賀反莽漸漬威福日久亦位漢之舉弱王侯見其衰微稍已陵奪故莽敢怨望皆懷首鼠之計師古曰首鼠猶言首至地而上共事終也鼠上也猶首鼠也言王莽之初篡漢也或首至地而上共事終也鼠上也猶首鼠也言王莽之初篡漢也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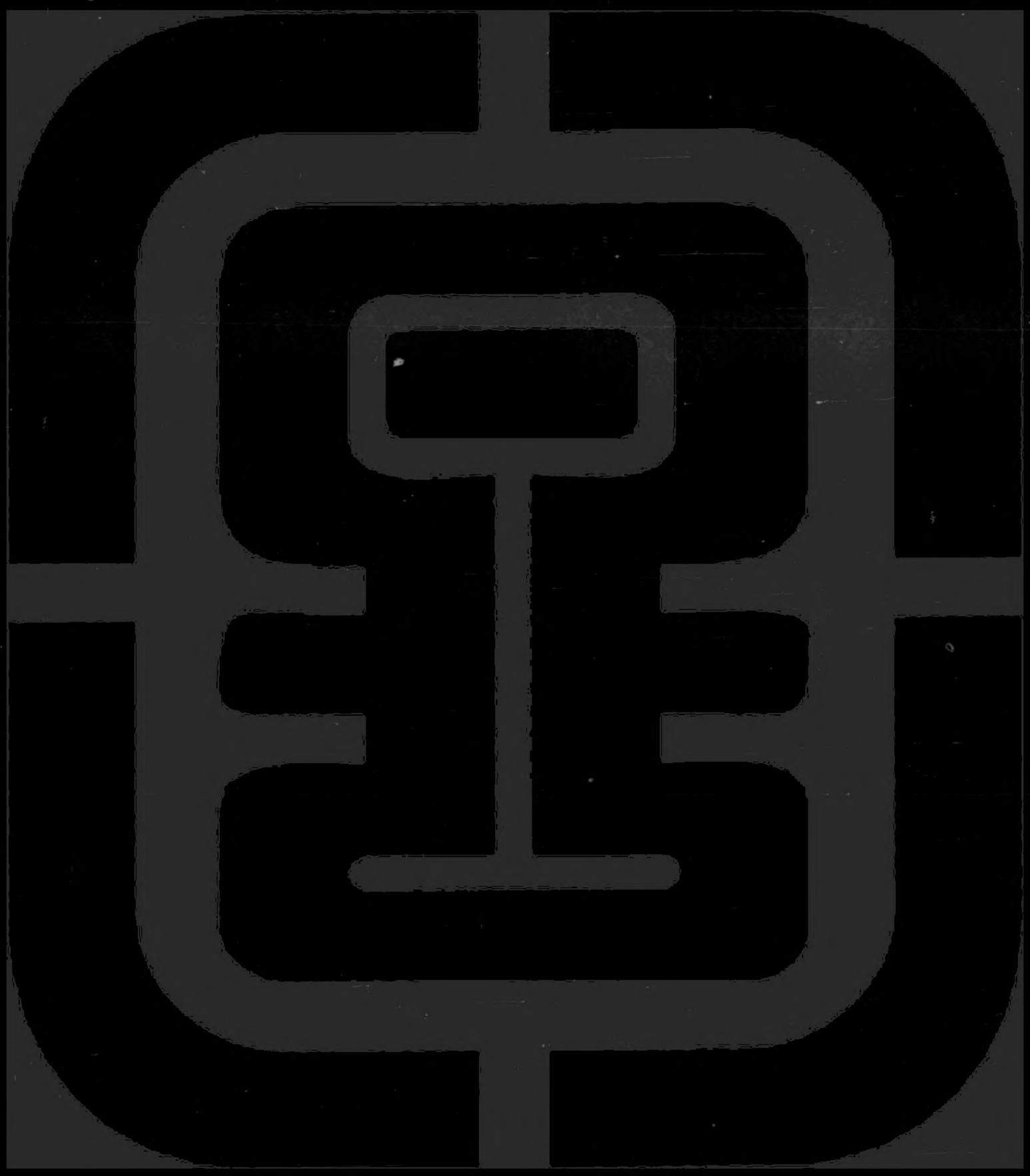
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訖

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者什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是以
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
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
世之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
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爲盟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下竟一
高后乃詔作位次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
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
復蠻達從第一至十八也
平盡差列侯之功第下竟藏諸宗廟高在有司師古
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始朱宣朱欲固根本而
枝葉稍落也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
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自倍者謂
千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
戶二萬三千是爲戶口蕃息故也它皆類此富厚
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
國或亡子孫訖于元之年靡有孑遺矣師古
曰子然獨立貌言絕盡也今俗語猶有若此矣
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
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並受
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邮

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晉灼曰綫今線字也音先戰反）善至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虞以萬國致時雍之政憂憂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殼氏大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怒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師古曰其爲愛敬飭盡爲賜備寧大孝之隆於是爲至其次也世主數廿功無已民而不思所息之術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惠齊二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書無刑措之祖之竭力故文燕顏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奢其號云以顯其塊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晝晝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聚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云則厚德掩息遵束布章（晉灼曰計慎云遵難行也東古簡字簡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此於布聞韓於天下也師古曰遵讀與吝同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蠲宜從尤功（孟康曰言人三爲衆雖難盡取其功尤高者一人繼之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

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
盡于善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師古曰籍謂名錄也
高紀所云通侯籍也

文章正宗卷之十三